

天良

Tai-uan-jin ban-tsai !

這句日本話，對雙手予人縛揜後的湯德章喙裡喝出來，聲音嶄然仔響亮，袂輸欲衝出石像公園直透天頂全款，在場幾落十名台南鄉親攏聽甲真真真、明明明。

湯德章穿一軀深咖啡色濫直逝的 se-bí-looh，se-bí-looh 頂面沐一寡血跡參塗沙粉，伊目睭展大蕊擔頭向天，連瞞一下都無。圍佇四箍輾轉的民眾相，目睭展大蕊，靜靜仔聽候下一秒鐘降臨。

這時，無風無搖。公園裡樹木青翠，干焦幾片樹葉仔咧樹跤秋清。一隻厝角鳥仔無講無咀飛來湯德章就近的樹仔頂，鳥仔目睭金金相湯德章，連瞞一下都無。

Piáng！樹頂的厝鳥角仔驚一下飛甲翹脛。頭一銃，湯德章倚騰騰，袂輸銃子彈咧別人身軀頂。

Piáng！兵仔看伊無咧 tsùn-būn，連鞭補第二銃。想袂到，湯德章猶原倚騰騰。圍觀的群眾無人敢出聲，干焦大喙開 hānn-hānn，暗靜仔流目屎。

Piáng！兇隊的官長共行刑的兵仔使目尾，彈出第三銃。這粒銃子彈迴湯德章的印堂，銃子對後擴鑽出來，墜落就近的草埔仔。伊的身軀勻勻仔、慢慢仔、沓沓仔倒落來，親像一欉神木倒落來的樣相。伊死目毋願瞞，金金相掛踎天頂的日頭。

兵仔頭看湯德章倒落，確認伊無閣喘氣，攞一下手兇隊行向兵仔車，干焦留兩個兵仔，擲銃尾刀顧守佇現場，毋予任何人倚近屍體。

1947年3月13下晡，光頭白日，台南街頭石像公園彼角勢，咧落一陣無聲的目屎。

「湯太太，行較緊咧。湯先生欲予人銃殺矣。」湯德章的厝邊陳太太，一手牽讀小學二年的後生，一手扶湯德章的家後陳濫，走甲大粒汗細粒汗，半行半走欲趕往石像公園。

佇離公園量約兩百公尺、五層樓仔附近，荏身的陳濫實在行袂振動，規身人蠅咧塗跤。

「我行袂振動矣。」陳濫擔頭看陳太太，那講那喘那流目屎。

「為著見湯先生最後一面，妳愛較有元氣咧。」陳太太嘛綴咧流目屎。

「我…」

Piáng！陳濫話猶含咧喙裡，聽著無佻遠的所在傳來響亮的銃聲。伊真知，這粒銃子的確彈佇伊至愛的翁婿身上。

「袂赴矣，袂赴見伊最後一面。」陳濫暗靜對家已講，目屎四淋垂。

Piáng！

Piáng！

閣來，連繼兩聲銃聲共陳濫的心彈甲碎鹽鹽。

生愛見人，死愛見屍。就準講至愛的翁婿魂消魄散，陳濫嘛欲趕到身軀邊陪伴伊。

原底蠅踎塗跤的陳濫，這時氣力拚盡磅，勻勻仔倚起來。伊伸手牽身軀邊的陳太太，陳太太另外一手牽後生，三個人一伐一伐杳杳仔行向無佻遠的石像公園。

荏身的陳濫勻聊仔行，往事一幕一幕浮現眼前。

彼陣是日本人的天年。陳濫猶會記得，伊恰湯德章頭擺見面是佇昭年二年秋裡。

彼工，日鬚炤佇曠闊的埕斗，淡薄仔燒烙燒烙。過晝無佻久，陳濫一身白衫烏裙，手擡一枝掃梳佇人客廳咧摒掃。

Uáng！Uáng！Uáng！……伊聽著，兜飼的狗仔佇埕斗吠甲大細聲。

「借問，有人佇咧無？」陳濫當欲出喙罵狗仔，隨聽著外口有人咧喊喝。

「來矣。」陳濫繼手共掃梳、畚斗並咧壁，勻聊仔行出來，用伊

輕柔的聲回應。

身穿警察衫、頭戴警察帽、腰緒佩刀、手提一本簿仔，倚佇埋斗的湯德章，看著一位不止仔少年的查某囡仔，行倚來伊面頭前。這位少女目睭重巡大蕊，矚咧矚咧親像會講話的 oo-lín-giô。湯德章看一下愣去，一時煞著頂八卦，大喙開 hānn-hānn。

陳濫代先向湯德章頷一下頭，伊才回魂應講：「我是東石郡新來的巡查，欲來做家庭訪問。」

「巡查大人，欲入來內底坐無？」陳濫大範應對。

「免細膩，按呢就好。恁序大人敢有佇咧？」湯德章掠陳濫金金看。

「阮阿爸陳城、阿母蔡蝦攏無佇咧。」猶原輕聲細說。

「借問，妳是…」

「我號做陳濫，是厝裡第二查某囡，今年 16 歲。」湯德章雖罔那聽那踎調查簿仔頂面註記，毋過，伊的目尾偷偷仔咧粹陳濫。

這個溫馴的嬌姑娘仔，伊的形影自按呢深深牢佇湯德章的腦海裡。

湯德章眠夢嘛想袂到，佇伊擔當巡查派任的頭一个所在，號做雙涵的地頭，現現一位美麗少女倚踎伊面頭前。

離開陳家了後，湯德章心情嶄然仔快活，沿路那行那喙笑目笑。

繼落來，閩時無閩日。無論好天抑是雨來，湯德章逐工大概攏會來陳濫·厝就近，明的是調查戶口，暗的是欲來探望意中人。伊的舉止行動，較戇的人嘛看會出來。毋但厝邊頭尾咧嗤嗤吡吡，連陳濫的爸母嘛攏看現現。

彼暗，食飯飽。秋風微微，月娘半片圓。陳城、蔡蝦兩翁仔某坐佇門口埕的椅條開講。陳濫捧兩甌燒茶出來予老爸、老母。

「濫仔，妳坐落來。阮有話欲問妳？」蔡蝦代先開喙。

陳濫掠老母看一下，擲邊仔彼隻椅頭仔坐倚身軀邊。

「阮感覺湯巡查古意、條直，是一个值得倚靠的人。妳家已有啥物拍算？」陳城直透講出兩翁仔某的想法。

「我…我…」陳濫歹勢面紅紅。

「免歹勢。這馬是新時代，阮兩個老的誠開化，婚姻予妳家己主意。」老爸態度明確。

「著啦，妳心頭愛掠予定。若有意愛，先行一站看覓咧。」老母全款相詢。

事實上，湯德章前一站就向陳濫表達愛意。陳濫當咧想講欲按怎恰父母參詳，序大人早就看入伊的隴喉蒂仔。

彼日，天色清朗。揸著湯德章歇暍日，伊一透早就騎鐵馬來雙涵，按算欲招陳濫做伙出外行踏。陳濫的爸母佇人客廳眊著湯德章的形影，遠遠共伊頷頭，湯德章隨向腰九十度回禮。

「這個少年家嶄然仔有教養。」陳城講予牽手聽，蔡蝦文文仔笑。

陳濫穿一領淺黃色的長裙，頂身配粉紅色 siat-tshuh，坐佇鐵馬頭前的橫杆頂面，湯德章穿烏色西裝褲，配白 siat-tshuh，坐踞椅座仔頂勻勻仔塌跔踏仔。沿路看著的景緻，齊是金黃的稻穗恰青綠的菜蔬，一片繼一片。

鐵馬勻勻仔騎，一路向西片去，量約騎欲兩點鐘，雙人來到東石海墘。這時日頭漸漸光焱，揣一跡有樹蔭的所在停跔歇暍。陳濫啟開隨身包袱仔，提出鐵做的便當篋仔，共蓋拍開，內底是一塊一塊切甲好勢溜溜的 sushi（壽司）。伊代先拈一塊窰咧湯德章的喙裡，湯德章哺無幾喙就規个吞落肚，食了比一肢大頭拇。陳濫看湯德章食甲歡頭喜面，伊嘛綴咧喙笑目笑。

過一時仔，湯德章的笑容漸漸蔞去。伊用低沈的聲嗽對陳濫講：「有一件代誌，講出來請妳莫掛意。」

「做你講無要緊。」陳濫的笑容嘛小可蔞去。

「我的身軀頂有日本人的血統，」湯德章掠陳濫看一下，繼落講：「我的老爸是日本人。毋知妳恰阿伯、阿姆敢有法度接受？」

「我掠準是啥物代誌？」陳濫恢復笑面，伸手去牽湯德章，「父母是啥物人，毋是咱會當決定的。閣再講，我看重的是你的人品，毋

是你的出身。」

「濫，多謝妳。」湯德章共陳濫規身人攬倚來。

「你敢願意共我講佢阿爸的代誌？」並咧湯德章身軀頂的陳濫繼喙問。

湯德章共並咧伊身軀頂的陳濫規個人徙予正，雙人四蕊目睭相相。「代誌愛對 12 冬前，我八歲的時講起。濫，妳敢捌聽過西來庵事件？」

天真的陳濫目睭睭咧睭咧，幌頭表示毋知。

「阮阿爸佱我相·咧做巡查。彼冬八月，天氣熱火火。西來庵的余清芳耒領一陣民眾攻擊派出所，阮阿爸在職的南庄派出所，正正就是·欲攻擊的目標。

「『德章，毋通出聲，愛恬恬仔走。』我猶會記這是阿爸對我講的最後一句話。」講到遮，湯德章小可頓躑。

「最後一句話？」陳濫看著湯德章目箍淡薄仔紅紅。

「無毋著。彼日，伊交代阿母愛好好照顧阮姊弟仔。交代了，閣拜託木春叔仔鬥相共。繼落，頭攏無越，自按呢做伊去。

「木春叔仔，會當講是阮母仔团的救命恩人。佇彼个緊急的時陣，阿母尻脊併偁小弟、手牽阿姊，木春叔仔偁我躑入密道，因為按呢才來逃過死劫。

「木春叔仔，伊佇派出所做雜差仔工。代先發現民眾手擰長銃、斧頭佱柴刀欲進攻派出所。若毋是伊趕來通報，這陣我嘛無可能倚踎面頭前參妳講話。」

陳濫共湯德章的手心搵絀絀。

「阮阿爸最後煞來犧牲。」湯德章講煞吐大氣。

昭和三年年初，拄滿 21 歲的湯德章參熟似五月日的陳濫結連理。

湯德章真知，此去伊的擔頭會加誠重。除了老母湯玉，這馬閣有牽手陳濫，這兩個生命裡至愛的女性，是伊心肝穎仔上深的掛念。伊是一个有滿腹理想的人，這佇交往的期間，陳濫就十二萬分清楚。所

致，結婚了後，湯德章所有的決定，陳濫絕對無第二句話，全然百面支持。

雖罔，湯德章佇警察這條路裡，一步一步直直昇上去，才短短無幾冬就做到警部補。毋過，伊真知佇警察這個體系裡，實實在在存在對台灣人無平等的待遇。伊是一條腸仔迴尻川的人，著就著，毋著就毋著，嘛因為這款性癖，捌得罪有力者，予頂司點油做記號，才會警部補一做六冬按怎都昇袂上去。

湯德章一直咧思考一件代誌，敢欲辭掉警察這個頭路？

老母湯玉恰牽手陳濫攏致覺湯德章有代誌罔咧心肝頭。

彼日，食暗飽。湯玉參陳濫大家、新婦做伙收碗盤，那收那開講。

「濫的，妳有致覺章仔各樣各樣無？」湯玉代先開喙。

「阿母，我看會出來伊有心事。」陳濫回應。

「咱較停仔來共問予清楚。」湯玉講。

過一時仔，碗盤款好。大家、新婦兩人相牽行出埕斗，看著湯德章頭向天、手揜後，佇遐行來行去。

「章仔。」湯德章聽著老母咧喊，隨停跛行倚身軀邊，恰陳濫做伙共扶咧椅條頂坐。

「你有啥物代誌講來聽看覓？」

「我想欲辭掉警部補這個頭路。」湯德章先掠陳濫看一下，繼落，回應老母這句話。

「啥款緣故？」

「頭一項，官廳對台灣人有差別待遇，我想欲讀法律，做一个維護正義的辯護士。第二項，我有拜託人探聽著阿叔的消息。所致，想欲來去日本看覓咧。」湯德章咧講話的時，湯玉、陳濫目矚展大蕊注神咧聽。

「濫的，妳看按怎？」

「阿母，我無意見。」陳濫輕聲細說。

「翁某全心就好，阿母支持恁。」湯玉語氣堅定。

聽著老母講這句話，湯德章規个面展笑容。

「濫，我此後去日本，阿母佢厝裡愛勞煩妳。」

陳濫笑笑頷頭。

「無喏，翁某全行全命。伊綴你去日本看頭看尾，聰模順繼去予伊開眼界。」

湯德章、陳濫翁某全時掠老母看一下，面裡顯露感激的表情。

陳濫荏身，一直無生因仔。聰模是德章阿姊湯柳的第五後生，分予·做養子。

陳濫猶會記得，斯當時湯德章欲分這個因仔的時，是按呢對伊講的：「濫，我的工課不時愛從出從入，袂當定定陪佇妳身軀邊。咱若共阿姊分這個因仔轉來，伊聽好參妳做伴。」

陳濫聽了誠感動，事實上伊足想欲有家己的因仔，會當有团陪佇身軀邊，予伊學習按怎做人老母，對伊來講，的確是值得安慰的代誌。

昭和 14 年春裡，湯德章辭掉眾人欣慕的頭路，陳濫參七歲的後生聰模綴伊來到帝都東京。

經過生疏的海路來到東京了後，原本藏佇陳濫心肝底的不安，真緊就走甲無影無跡。湯德章的親阿叔坂井又藏毋但真心對待·，尚且共德章認做養子，陳濫佢聰模嘛做伙人家甲。

又藏會認德章做養子，除了想欲照顧阿兄的後代以外，上蓋要緊的原因，是伊真知想欲通過高等文官考試的銳角，疊日本姓的確較佔贏面。另外，又藏憑伊的交陪，替德章這家口仔安排一跡清幽的衙居。這間二樓房，是擔當過內閣大臣的藤原銀次郎府邸的一部分。

平常時，湯德章無日無暝準備考試，冊是對死的讀倒轉來。伊真知家己連中學卒業的證書都無，根本無資格參加高等文官考試。欲考牢這項上蓋困難的國家考試進前，伊必須愛先通過「專門學校入學者檢定」佢高等文官的「預備考試」。便若想著遮，湯德章就無顧身體疲勞，提出勇氣一直拚落去。

「德章，冊讀規日，小歇睏咻一喙仔茶。」陳濫看翁婿讀冊讀甲

無暝無日，心肝內實在足毋甘。

「好啦。」湯德章便若聽著牽手關心的話語，總是應一聲，了後冊繼續綿爛讀。

陳濫知影德章為前途拚勢讀冊，想欲苦勸伊歇暍，有影比登天較困難。

湯德章雖罔綿爛讀冊，不而過，便若假日伊攏會弄牽手佢後生出外行踏。按呢做，一來會當消散平常時讀冊的疲勞，二來聽好予陳濫佢聰模加減認捌東京這個地頭。

對聰模這個七歲囡仔來講，會當綴父母坐電車出外迢迢，是一件不止仔樂暢的代誌。無論上野、淺草、新宿，抑是宮城前、日本橋遮的所在，攏留下□一家人做伙行過的跣跡。

「阿母，咱啥物時陣欲閣坐電車？」逐擺出外行踏，便若日落黃昏欲轉去的時，聰模攏會問陳濫全款的話。

「躉囡仔，後回歇暍日，阿爸就會弄咱出門坐電車。」陳濫總是按呢笑笑仔應。

「來，咱來去食紅豆圓仔佢秬米丸仔。」湯德章攏會佇轉去厝裡進前，弄□母仔罔去啖糝一下。

湯德章規家口仔來東京的隔轉年，聰模入學倚家就近的白金尋常小學校。彼冬，拄好是神武天皇坐位兩千六百年。因為按呢，規年迴天攏有慶典的活動，對新正年頭開始，到甲十一月初十，內閣佇宮城前廣場舉辦「紀元兩千六百年典禮」收束，規座城市逐不時挨挨陣陣、人來客去。

聰模這個自他鄉外里來到東京的囡仔，不止仔短的時間內就慣勢學校的生活。入學無倂久，湯德章就問伊講：「你佇學校有予日本囡仔欺負無？」

「無啦，阿爸。」聰模笑笑仔應。

「這個囡仔袂講白賊，看來伊真慣勢學校的生活。」陳濫綴喙講。

「按呢就好。」湯德章話講煞，伸手輕略仔拏聰模的頭殼，繼落繼續讀伊的冊。

彼冬十一月，湯德章通過「專門學校入學者檢定」考試，踏出成功的頭一步。伊收著通知單的時，歡喜甲共牽手陳濫規個人抱起來撻幾落輾。

「我考過矣，我考過矣。」

隔轉日，伊隨恁某团去上野公園行行看看咧。·毋但佇園裡欣賞規大片的花草樹木，嘛順繼參觀內面的博物館佻動物園。講著動物園，聰模這個团仔人上蓋樂暢，「阿爸、阿母，咱後擺閣來好無？」那講那跤弄手弄。當該然，參觀煞，湯德章全款恁兩母仔团去啖糝紅豆圓仔佻秫米丸仔。

繼落來，昭和十六年五月的高等文官預備考試，湯德章猶原順序通過。閣來，彼冬九月，高等文官司法科筆試，十月口試，只要其中一項無通過，遮爾久長以來所付出的心血，就全然瀉落江洋大海矣。

陳濫當該然向望暝日拚勢讀冊的翁婿會當趕緊通過考試，毋過，伊心肝內嘛有上蓋糶的拍算。設使湯德章無通過考試，伊會苦勸翁婿毋通閣拚落去，做伙轉來台南重頭開始。伊真知家己翁婿的才情，回轉故鄉無論做啥款事業，的確親像桌頂拈柑，伊攏會全然支持。

「我等你轉來。」湯德章欲赴考場彼早起，陳濫共心肝內的話語誓牢咧，干焦對翁婿講出這句輕聲細說。

「好，我出門矣。」湯德章笑笑仔回應牽手。

「我考牢矣。」無佻久，湯德章佇高等文官司法科榜單頂面相著家己的名字。伊暢甲三步做兩步行，緊猛坐電車拚轉去厝裡，共牽手通報這個好消息。

陳濫聽著德章通報好消息，一時歡喜甲毋知欲講啥，干焦目屎直直對目墘滴落來。德章用指頭仔去·牽手的目屎，繼落共伊攏牢牢。

「真勞力。」湯德章對喙裡吐露這句溫柔的音聲。

陳濫輕輕仔頓頭，目屎猶原流無停。

無佻久，湯德章愛出外接受司法研習幾落月日，伊袂放心陳濫佻聰模兩母仔团。所致，按算先共·送轉去台灣。

「濫，阿母就勞煩妳替我照顧矣。」湯德章欲送某团上船的時，共陳濫的手搵綑綑。

「這是我該當做的。你免掛意，好好仔接受訓練。」陳濫目屎含目墘。

陳濫恁聰模轉去台南了後，予伊轉入市區的南門小學校讀冊。隔轉年，兩母仔团就隨閣來東京。發現倚家搬到代代木上原的公寓，這回聰模轉入上原尋常小學校。

無佸久，太平洋戰爭的情勢變化萬千。這個時陣，日軍本底佇各地的優勢，早就規个反盤。

湯德章清楚看出這款局勢。有一日，咧食早頓的時，伊目頭結結對牽手講：「濫，日本緊早慢會予米國拍敗。毋通閣留踎這個危險的所在，因仔恁咧緊轉台灣，愛會記得疏開去楠西阿姊遐。」

陳濫相·目頭結結，干焦頤頭無應甲半句話。

陳濫佻聰模母仔团日本、台灣來來去去幾落逝，這回伊真知袂閣來日本矣。

轉去台灣了後，聰模參阿媽、老母做伙蹠佇楠西，逐日坐客運去玉井公學校讀冊。

「阿母，阿母，我共妳講…」熟人的下晡時天，陳濫當咧客廳紵衫，聽著已經讀四年的聰模遠遠咧喝咻，走甲大粒汗細粒汗，大氣喘袂離。

「你這個因仔是按怎走甲遮爾生狂？」陳濫共針線园一邊，倚起來倒一甌茶，揸予走來面頭前的聰模。

「阿爸考牢矣，阿爸考牢矣。」聰模歡頭喜面跤弄手弄。

「敢有影？」陳濫用手腕拭聰模額頭的汗。

「有影。早起校長喊我去伊的辦公廳，提新聞紙出來予我看，頂面有阿爸的寫真佻伊的名。校長閣直直掌我的頭，呵啫我佻阿爸相·真勢。」聰模一睷頭共話講透。

「按呢誠好，按呢誠好。」陳濫嘛伸手掌聰模的頭。

「阿媽咧？」

「伊佇園裡沃菜。」

「我欲緊來共阿媽講這個好消息。」聰模那走那喝咻，「阿媽，阿爸考牢矣。阿媽...」

當初聽阿叔的話，無參某团做伙轉來台灣，留踎日本考高等文官行政科的湯德章，總算佇昭和十八年八月轉來離開五冬，日思夜夢的故鄉台南。

湯德章轉來台南了後，逐日攏佻往過熟似的朋友食飯、咻酒配話。見著久年無看的老朋友對日本倒轉來，眾人攏歡喜甲袂講得，一杯來一杯去，相繼招湯德章乾杯。

「我無看毋著人。」

「湯先生，咱台南人的榮光。」

「德章兄，台灣的未來靠你矣。」

雖罔咻酒講酒話，不而過，佇遮的朋友心肝內，確確實實認定湯德章會做出利益眾生的大事業。

彼冬九月，湯德章向總督府申請辯護士登記，正式通過矣。

伊佇五層樓仔林百貨正對面的末廣町一丁目一〇三番地設立事務所。彼棟二樓的辦公廳，厝主是伊早前熟似的朋友，「德章兄，咱家己人，厝稅俗俗仔算就好。」

湯德章佇台南是一个出名的人，所致辯護士事務所一開業就人來客去、挨挨陣陣。毋過，開業無佹久，昭和二十年三月初一這日，米軍佇光頭白日對台南市區大空襲，炸彈袂輸生狂雨仝款落無歇。無論官廳、學校、病院、商業區、倚家厝攏被炸甲面目全非。

雖罔事務所損傷無蓋嚴重，毋過，規个台南的政治、經濟規組害了了，湯德章只好暫且共事務所收起來。伊順趁這個時機，轉去楠西參老母、某团享受天倫之樂。

無到半冬，八月十五透中晝，日本天皇「玉音放送」。彼時，食晝飽的德章拄好揆 la-ji-oooh 來聽，彼台有歲的收音機傳來嗤嗤喳喳的雜音，不而過，伊聽甲嶄然仔清楚。

「濫，妳緊出來。」湯德章共當咧灶趺洗碗的牽手喊來廳裡。
「啥物代誌？」陳濫共手拭焦，行來廳裡掠翁婿金金看。
「台灣欲改朝換代矣。」湯德章吐一个大氣。
「繼落來，敢是換米軍來管？」
「這陣猶毋知。上驚支那人來扞台灣。」
「支那敢毋是咱的祖國？」
「啥物祖國？我踎廣東彼冬，親目睷看著□烏魯木齊的樣相。
唉...」閣吐一个大氣。

戰後，湯德章佇南門町三十二番地蓄一棟厝，倚家兼做律師事務所。事務所徙所在開業，顛倒並往過較交易，逐日都一堆人排列，欲來拜託伊拍官司。

「德章，好食晝矣。」陳濫逐日都愛提醒無閒 tshih-tshih 的翁婿小歇一下。

「好，你飯菜暫且囡咧。這張訴訟狀寫了，隨來食。」湯德章頭擔起來掠牽手看一下，隨閣向落去寫物件。

這款日子過甲四常四常，予湯德章無閒通去想其他的事項。

1945 年 11 月。秋意涼冷的下早時，陳濫收著一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掛號批。伊真慎重交予湯德章，繼喙問講：「長官公署哪會無緣無故寄批予你？」

「陳儀親筆寫來的，」當咧拆開批殼的湯德章，對內面提出用毛筆寫的批信，「伊喊我接任台灣省公務員訓練所所長。」

「你敢欲接任？」陳濫接過德章手裡的批信看一下。

「我對做支那官無半點趣味。」湯德章講煞，隨對厝仔底提出批紙，相□用毛筆回覆陳儀。

「勞煩妳提去郵便局寄掛號。」湯德章批殼寫好，共批信彙入內面，交予陳濫。

繼落來，台南市政府發公文聘請湯德章擔當南區區長。

「濫，妳看我敢愛接這個工課？」這回換湯德章用慎重的口氣問

牽手。

「你轉來故鄉，就是想欲盡家己的本份奉獻一切。」陳濫用堅定的眼神看德章，「今，機會來矣，就去做看覓咧。若正經做袂合，才共辭掉嘛袂慢。」

湯德章聽牽手的喙接任台南市南區區長。伊接任才四月日，台南市區雄雄出現幾落个毋知原因的落吐症病例。伊接著通報了後，隨下令全區消毒。落尾，查著落吐症是對布袋嘴炭來的。

彼時，布袋嘴屬佇台南縣政府界管。

湯德章的權有限，伊只好積極恰台南縣政府和行政院衛生署交涉。繼落來，政府派警察封鎖布袋嘴出入通路。這欸做法，引起在地民眾反抗。最後，發生警察用機關銃向突破封鎖線的民眾掃射的不幸事件。

「我早就知會出代誌。」湯德章氣怱怱對牽手講。

「按呢欲按怎？」當初支持翁婿接任區長的陳濫面憂面結。

「支那人辦代誌有影恰日本人袂比得。」

湯德章辭掉南區區長表示抗議。

伊原在恢復律師事務所的運作，繼續服務鄉親，成做一位人權戰將。

「出代誌矣，台北出大代誌矣。」1947年2月28暗頭仔，對南門叮的台南放送局傳來這個驚天動地的消息。

彼時，湯德章致著寒熱症，倒踎一樓和室房間裡。

「今仔日早起，已經忍耐一暝，規腹肚火的台北民眾，一陣繼一陣遊行到長官公署面頭前...」收音機一直放送相關的消息。

「德章，繼落來會發生啥物代誌？」規日咧身軀邊照顧翁婿的陳濫，聽著收音機的放送，面裡顯露不安的表情。

「我對支那人誠了解，」當咧破病的德章小頓蹬，繼落講：「□啥物粗殘的代誌攏做會出來。」

繼落來，民眾的怒火愈燒愈旺，對台北沿路炭來到台南。有正義

感的青年看袂做得，相招相伴絞群結黨欲佻外來統治者揸拚。台南工學院的學生隨時組織學生隊，佻一陣往過捌做日本兵的青年，做伙攻入警察會館和派出所。眾人一人去才發現，遐的支那警察早就阿婆仔閩港，走甲無影無跡，• 大肆機共內底的手銃佻武士刀搬走。

做過航空兵的青年喝講：「咱來去佔領海軍航空隊。」一行二、三十名坐貨物仔車，直透駛到基地。到位才發現兵仔攏旋了了，干焦賭台灣の修護工爾。□又閣無流半滴血，輕輕鬆鬆佔領規座兵營。

兩日後，陳濫接著一通緊急電話，「□講四界攏發生攻擊事件，喊參議員隨過去議會參詳對策。」陳濫掛斷電話了後，目頭結結對湯德章講。

「濫，共 se-bí-looh 依予我。」湯德章口氣虛荏。

「你病好猶未離，敢通去？」

陳濫看湯德章眼神堅定，只好依 se-bí-looh 予伊，順繼替伊結 ne-kut-tái。

「我來去矣。」湯德章穿插齊整，勻勻仔行出門。

湯德章來到參議會，看著市長佻參議員攏齊到位。會中決議，第一要緊的工課是維持台南の治安。湯德章予眾人推揀出來擔當臨時治安委員會の治安組組長，伊死忠兼換帖的朋友許丙丁擔當代理組長。

隔轉日早起，台南工學院の學生隊當咧開會，討論繼落來到底欲戰抑欲和？湯德章佻許丙丁鬥陣來揣學生參詳，湯德章建議：「對明仔載起，請各位停課兩日，參阮鬥相共維持台南の治安。」

湯德章講煞，現場の氣氛暫時堅凍。逐家你看我、我看你，一時毋知欲如何是好？「湯律師講了誠有道理。」過一時仔，有學生代先拍破現場の恬靜。因為學生聽湯德章の苦勸，無閣採取攻擊の行動，台南の治安真緊恢復早前的平靜。

3 月初 9 對中國派來的軍隊，自基隆、高雄兩大港口上陸。

3 月 11 早時十點外，一大陣兵仔衝入台南市參議會，共當咧開會的參議員佻在場民眾總掠起來。當該然，成做治安組長的湯德章嘛

包含在內。

予人關踎台南監獄的湯德章，被認定是進前攻擊軍警的主謀者，佇遮遭受無盡的苦刑。憲兵共伊吊佇天篷頂，逼問伊參與起事的學生名單，「我毋知影。」硬氣的湯德章無透露半个學生的名姓，兵仔用銃桿共伊的算仔骨搥甲規个折去。

「湯先生，你有要緊無？」《台灣新生報》記者楊熾昌拄好關佇湯德章隔壁。

「算仔骨斷了了，連手指頭仔嘛無效去。」湯德章袂輸咧講別人身體的痛疼，口氣嶄然仔平靜。

楊熾昌聽伊按呢講，一支喙仔開 hānn-hānn。

「連箸都無法度擲，愛直接用喙食飯，哈哈。」

看著湯德章遭受遮爾殘酷的苦刑，閣會當平靜面對，楊熾昌鼻酸目箍紅。

3 月 12 暗，月娘覘踎雲裡連探頭一下都無，憲兵隊閣共湯德章吊佇天篷頂透暝審問，「是啥人？緊共名單交出來。」

「我毋知影。」湯德章中氣十足回應。

繼落來，兵仔銃桿、皮鞭參濫使用，無停的痛疼鑽入湯德章的骨髓。伊真知，時到日到矣。

隔轉日早時，湯德章被移送臨時軍事法庭。

軍法官以湯德章參與叛亂組織，判伊死刑。

湯德章面對這款結局，早就心內有數，面裡無任何表情。

彼日下晡，湯德章雙手予人縛揜後，尻脊駢插一塊柴做的牌仔，倚佇一台藍色卡車頂面遊街示眾。伊的四箍輾轉予一陣兵仔圍牢咧，內中，兩名兵仔擡長銃監視警戒，□的表情看起來袂輸家已是犯人，顛倒受掠的湯德章老神在在，一點仔都無咧 tsùn-būn。

軍卡車來到石像公園，彼兩名擡長銃的兵仔共湯德章押落車，另外一個兵仔提烏色布條仔欲共伊的目矧掩起來。

「住手！」湯德章雄雄大喝一聲，袂輸霆雷公相□。彼个穿烏鼠色軍裝的兵仔，自按呢停止手裡的動作。佇邊仔圍觀的民眾，嘛隨个

仔隨个驚甲面慄色。

繼落，拄才彼个兵仔伸手掠湯德章的手股頭，拍算欲共伊縛踎柴枋仔頂。就佇兵仔磕著湯德章的坎站，伊予人縛揜後的雙手出力掰開兵仔，閣大喝一聲「住手！」

邊仔兩個兵仔緊從進前，做陣號齊出力，才共湯德章押落地。

「哦—啊！」湯德章出力共·三人摔倒在地。繼落，一陣兵仔瀟倚來跤躉手春，總算共湯德章偃倒。湯德章用憤怒的眼神掠遐的兵仔金金看，了後勻勻仔倚起來，喝出響亮的聲嗽：「毋免縛我，嘛毋免掩我的目矙。若一定愛有人食罪，我一个人就有夠矣。」

Tai-uan-jin ban-tsai !

這句日本話，對雙手予人縛揜後的湯德章喙裡喝出來，聲音嶄然仔響亮，袂輸欲衝出石像公園直透天頂全款，在場幾落十名台南鄉親攏聽甲真真真、明明明。

Piáng !

Piáng !

Piáng !

相連繼三聲響亮的銃聲，結束湯德章四十歲的生命。

陳濫予陳太太扶牢咧，一步一步勻勻仔行來石像公園。遠遠伊就看見至愛的翁婿倒踎大日頭跤，規身軀血 sai-sai。就佇彼个坎站，伊的目矙前出現一隻血色的鳳凰，勻勻仔展翼，勻勻仔飛上天。

——2017.5.1 寫佇赤崁南門仔

2017.10 《台文戰線》第 48 號

第七屆台南文學獎台語短篇小說佳作